



迷林之刃

KNIFE OF DREAMS

时光之轮旋转不息，岁月流逝如风，世代更替只留下回忆；时间流淌，残存的回忆变为传说，传说又慢慢成为神话，而当同一纪元轮回来临时，连神话也早已烟消云散。

罗伯特·乔丹 著
李镭 译

中国出版集团
东方出版中心



迷梦刃

罗伯特·乔丹 (Robert Jordan) 著 KNIFE OF DREAMS
李镭 译

下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迷梦之刃/(美)乔丹(Jordan, R.)著;李镭译.

—上海:东方出版中心,2013.7

(时光之轮.11)

ISBN 978-7-5473-0596-6

I. ①迷… II. ①乔…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41917号

KNIFE OF DREAMS(Book 11) by Robert Jordan
(THE WHEEL OF TIME SERIES)

Copyright © 2000 by The Bandersnatch Group, INC.

Copyright licensed by Sobel Weber Associates, Inc.

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8 by

Oriental Publishing Centre, China Publishing Group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字:09-2008-01号

责任编辑:胡曦露(937710259@qq.com)

封面设计:布谷工作室 高蕾

版式设计:一步设计

地图绘制:苗伸

迷梦之刃

作者:罗伯特·乔丹(Robert Jordan)

译者:李镭

出版发行:东方出版中心

地址:上海市仙霞路345号

电话:021-62417400

邮政编码:200336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710×1020毫米 1/16

字数:750千

印张:43.25

印数:0,001—5,100

版次: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3-0596-6

定价:70.00元(上、下册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:52069798

目 录

时光之轮 二：迷梦之刃（下）

- 第18章 真龙的讯息____ 1
- 第19章 誓言____ 13
- 第20章 金鹤____ 28
- 第21章 巨岩之内____ 48
- 第22章 让锚哭泣____ 69
- 第23章 召集评议会____ 82
- 第24章 茶中的蜂蜜____ 101
- 第25章 晋见爱莉达____ 131
- 第26章 如果世界是一团雾____ 145
- 第27章 一只普通木匣____ 169
- 第28章 梅登城内____ 191
- 第29章 最后一个结____ 205
- 第30章 城门之外____ 223
- 第31章 满月街的房子____ 238
- 第32章 履行契约____ 254

第33章 十个之中的九个____ 267

第34章 一杯卡芙____ 278

第35章 戴玲的重要性____ 284

第36章 橡树之下____ 298

第37章 群鸦王子____ 309

尾 声 记住那句老话____ 320

名词解释____ 329

译后记____ 335

第 18 章



真龙的讯息

“够了，罗亚尔。”兰德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着，将羊皮小袋中的烟草捻进短柄烟斗里。这是提尔烟叶，在焙制之后有一点油腻的味道，但现在他只有这种烟叶了。雷声在头顶滚过，迟缓且沉闷。“回答你的问题让我的嗓子都哑了。”

他们正坐在奥加林领主庄园中一个大房间的长桌子旁，剩余的午餐已经被推到桌子一端。这里的仆人们年纪都很大，自从奥加林出发前往黑塔以后，他们的动作就变得更加迟缓。屋外如注的大雨似乎变小了，但强风依旧裹挟着硕大的雨滴，敲击在六扇黄色的窗玻璃上咚咚作响。这些窗玻璃中夹杂着不少气泡，有些地方甚至因为气泡太多，导致完全看不清窗外的景物，房间里的桌椅都只有简单的雕花，和许多农舍中的家具没什么两样。在露着房梁的高屋顶下面，黄色的墙楣同样简单朴素，房间两端的大壁炉也只是用简单的石块砌成。不管是不是领主，奥加林并不富有。

将烟叶袋放进口袋里，兰德大步走到一座壁炉前，用黄铜的小火钳从壁炉中夹出一根燃烧的橡木，点燃了烟斗。他希望没有人觉得他这样做很奇怪，现在他总是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导引，尤其是有别人在的时候，他导引时产生的晕眩已经很难掩饰了，但至今还没有人向他提过这件事。一阵强风带来一连串尖

锐的声响，仿佛树枝正在刮蹭窗玻璃。这只是想象，离这里最近的树都还在半里以外的田地那边。

罗亚尔从巨森灵房间里拿下一把椅子，当他坐在这把椅子上的时候，膝盖完全与桌面相平，所以他只能用力地弯下身，才好在他皮封的笔记本上书写。对他来说，这个本子并不大，刚好能放进他的外衣口袋里，不过在兰德看来，依然相当于人类的任何一本大部头典籍。罗亚尔的上唇和下巴尖上都有了些许细小的胡须，他正在留胡子，这些胡子只长了几个星期，不过看起来，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并不算很成功。

“但你几乎没有告诉我什么有价值的材料。”巨森灵失望地嘟囔着，声音仿佛沉闷的击鼓声，毛茸茸的耳朵也垂了下来。不过，他还是开始擦拭他光润的木杆钢笔笔尖，这支钢笔比兰德的拇指还要粗，形状却显得细瘦修长，和罗亚尔的手指很配。“你只说过别人的一些英雄事迹，从不曾说过自己的，而且你把这些事说得像每天的家务事一样索然无味。听你说攻陷伊利安，就好像看着一个织布匠织布。还有净化真源呢？你和奈妮薇连结在一起，然后你们开始导引，周围是其他人在和弃光魔使作战。就连奈妮薇告诉我的都比你多，而且她还说，她几乎不记得那时候发生过什么。”

奈妮薇戴着她全部的珠宝特法器，还有奇怪的手镯和戒指法器，在另外一座壁炉前的椅子上动了动身子，然后又转头去看艾丽维娅。她不时会朝窗户瞥上一眼，拉一下她的粗辫子，不过在大部分时间里，精神都集中在那名黄色头发的霄辰女子身上。艾丽维娅如同卫兵一般站在门旁边，唇边掠过一丝微笑，这名前罪奴知道奈妮薇在盯着她，而她鹰一般的蓝眼睛里始终保持着专注的神情。自从她的罪铐在凯姆林被打开之后，这种目光就很少从她的眼睛里消失过。两名枪姬众蹲在她身旁，玩着翻绳游戏，一个是塔戴得部族铁山氏族的哈瑞林，一个是查林部族加莱氏族的安奈拉，她们也在散发着自身的气势。束发巾围在她们的头上，黑面纱挂在胸前，每个人背上的弓匣皮带中都插着三四支短矛，身旁的地板上摆着牛皮圆盾。这座庄园中有五十名枪姬众，其中有几个来自沙度艾伊尔，她们全都随时准备跳起枪矛之舞，也许会以他为对象也说不定。她们似乎既因为能够保卫他而高兴，却又因为他一直在逃避她们而愤懑不平。

至于兰德自己，他只要看见她们，那些因他而死，或者被他杀死的女人们的名字就会逐一出现在脑海里。沐瑞·达欧崔，她的名字总是第一个出现，这个名字以火焰刻在他的颅骨上，查林部族柯赛达氏族的莉艾、塔戴得部族铁山氏族的森黛拉、米雅各布马部族烟水氏族的蕾梅勒、高辛部族红盐氏族的安蒂林、

雷恩部族穆萨拉氏族的黛索拉……这么多名字。有时候，他会在午夜醒来，嘴里念诵着这个名单。明会抱着他，向他低声呢喃，就像安抚一个孩子。他总是会告诉她，他没事，只想继续睡觉。但在他闭上眼睛之后，他不会睡去，而是会一直将这个名单念完。有时候，路斯·瑟林还会和他聊上几句。

明从桌上的书册中抬起头，那是荷瑞得·菲的一本书，她总是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些书，并用荷瑞得寄给兰德的那张纸条作为书签。荷瑞得在那封短笺上说，明实在太漂亮了，总是会分散他的注意力，她的蓝色短外衣在袖口和领子上绣着白色的花朵，衣服的剪裁合适地贴合她的胸部，在敞开的外衣领口处能看到奶油色丝绸衬衫和一点乳沟，她黑褐色的大眼睛和垂到肩头的黑色卷发都闪耀着一种快乐的光彩。透过约缚，兰德能感受到她的喜悦。她喜欢被他看到，毫无疑问，约缚也告诉了她，他是多么喜欢看到她。奇怪的是，约缚同时在告诉兰德，明同样喜爱看他。他很漂亮吗？他一边自忖，一边揉了揉耳垂。明很美，而且已经被牢牢地和他拴在一起。她，还有伊兰和艾玲达。现在他该怎样守护她们平安？兰德强迫自己叼着烟斗的嘴也向明露出笑容，却不知道自己的表演能有多成功。约缚从她的那一端传来了一点气恼。为什么每当他为她担忧的时候，她都要生气？光明啊，她只想保护他吗？

“兰德并不是很健谈，罗亚尔。”明已经不再微笑了，她那像音乐一样动听的声音中听不到怒意，但约缚中所表达的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。“实际上，有时候他的嘴闭得就像贻贝一样紧。”她投向兰德的目光让兰德叹了口气，看样子，等到只剩他们两个人的时候，他们可有得聊了。“我自己没办法告诉你多少事情，不过我相信，凯苏安和维林会把你想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，其他人也会向你提供不少素材的。如果你想听到的不仅是‘是’或者‘不是’，那就去问问她们吧。”

矮胖的维林正坐在奈妮薇旁边的椅子上做着女红，听到自己的名字被提到，她似乎是吃了一惊，不明所以地眨眨眼睛，仿佛在寻思到底出了什么事。凯苏安坐在桌子的另一端，打开的缝纫篮就放在身边，她只是从手中的刺绣箍上抬起眼睛，瞥了一下罗亚尔，许多黄金坠饰从她铁灰色的发髻上垂下来，随着动作而微微晃动。只是这样简单的一瞥，她甚至没有皱一下眉头，罗亚尔的耳朵已经抽搐了起来，两仪师总是会对他造成很大压力，尤其是凯苏安。

“哦，我会的，明，我会的。”巨森灵说，“但兰德是我的书的核心。”他的手边没有沙罐，所以他只能轻轻向书页上刚写好的字迹吹气，让墨水尽快变干。但罗亚尔毕竟是罗亚尔，他一边吹气，一边还在说着：“你从来都不告诉我细节，兰德，你让我不得不把事情一件件从你的嘴里掏出来。如果不是明告诉我，我甚至还不知道你在法麦丁被囚禁过。先不提这个，九人议会在把月桂王冠交给你

的时候，他们都说了什么？你在替它改名字的时候又说了什么？我可不认为他们会喜欢那个名字。你在加冕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？有没有盛大的宴席？有没有庆祝游行？在煞达罗苟斯，有几名弃光魔使向你发动攻击？都是谁？那场净化结束时是什么样子？是什么感觉？没有细节，我的书就不可能写得很好。我希望麦特和佩林能够给我一些更好的答案。”他皱起眉，长长的眉梢一直垂到脸颊上。“希望他们都平安无事。”

绚丽的色彩开始在兰德脑海中盘旋，如同两道彩虹在水中盘旋，他知道该如何压制它们，但这一次，他没有这样做。一道彩虹变成麦特骑马穿过树林的样子，他的身后还跟着一支驮运人员和物资的马队，一个肤色黝黑的小女人正和他并辔而行，他们似乎在吵架。麦特摘下帽子，朝里面看了一眼，又将它扣回到头顶上。这幅景象只持续了片刻，又被佩林所取代。佩林坐在一个像是旅店大厅或酒馆的地方，面前的桌子上摆着酒杯，和他同坐的还有一男一女两个人，他们穿着同样的红色外衣，衣襟边缘绣着样式繁复的蓝色和黄色镶边——奇怪的装束。佩林的面色像死人一样冰冷，那两个人则面露机警，是对他吗？

“他们全都没事。”兰德说着，平静地对凯苏安投过来的犀利目光视而不见。她并非无所不知，兰德也对她有所保留。表面上，他不疾不徐地吐着烟圈，但在内心中，他无法抑制自己的焦急。他们在哪里？他一边恼怒地想着，一边压下另一片盘旋的色彩，现在这对他说来就像呼吸一样轻松。我需要他们，他们却跑去安萨林花园度假了。

另一个形象突然浮现在他的脑海中，那是一个男人的脸。他突然屏住呼吸。这一次，它的出现没有伴随任何眩晕感，他也是第一次能在它消失之前将它看清楚。或者说，第一次他能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看清它。那是一个有着四方下巴的蓝眼睛男人，也许要比他大几岁，是那个当他在煞达罗苟斯寻找沙马奥的时候，救过他一命的陌生人，但糟糕的是……

他也察觉到了我，路斯·瑟林说，他的声音就像是正常人。有时候，路斯·瑟林的确不那么疯，虽然他最终还是会变成一个疯子。我脑子里的一张脸怎么可能会察觉到我？

如果你不知道，我怎么会知道？兰德想，但我也能看见他。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就好像……以某种形式……接触那个人，只是并非肉体上的接触，而是一种僵持的感觉，好像无论他朝哪个方向，只要有毫厘的移动，我就会再碰到他。我想，他也看见了我的脸。

与脑子里的另一个声音交谈似乎已经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，实际上，这种感觉早已为他所熟悉。而现在？现在，他只要想到麦特和佩林，或者听到他

们的名字，就能看到他们。还有另一个人的面孔会不受约束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，那显然并不止是一张面孔。和这些相比，在脑子里进行交谈真不算什么，而且，这个男人察觉到他，正如同他察觉到这个男人。

当我们的烈火在煞达罗苟斯相撞时，我们之间一定产生了某种联系，我想不到别的解释了，那是我们唯一一次碰面。他使用的是他们所谓的真力，一定是这样，那时我能看到，能感觉到的只有他的烈火。感觉到自己拥有一些来自路斯·瑟林的知识也不再是怪事了，就如同记得父亲的农场，他能记得在暗影之战中被摧毁的安萨林花园。他的知识也在流向路斯·瑟林那里，那个疯子有时候会谈起伊蒙村，就好像他是在那里长大的一样。这对你有什么意义吗？

哦，光明啊，为什么我的脑子里有这个声音？路斯·瑟林呻吟着，为什么我不能死？哦，伊琳娜，我亲爱的伊琳娜，我想要去你那里。他的声音愈来愈小，变成了一阵抽噎。提到他在疯狂中杀死的妻子时，他总是这样。

这没关系。兰德将那个男人的哭声压下去，让他成为听觉边缘的一点噪音。他相信自己的推测，但这个人到底是谁？当然是暗黑之友，但不是弃光魔使，路斯·瑟林很清楚那些弃光魔使的相貌，就像了解他自己的脸。一个突然出现的想法让他变得面色铁青。那个男人对他又了解多少？时轴能够通过因缘中引发的扭曲而被找到，但只有弃光魔使知道如何去找，路斯·瑟林从不曾提过他知道这种办法。他们的“交谈”都很短暂，而且他从来都不愿主动透露任何讯息，与此相关的思维也不曾从他那里流过来。至少，兰飞尔和伊煞梅尔是知道该怎么寻找时轴的，不过自从他们死亡之后，就没有弃光魔使再找过他了。那个男人能不能通过和他的联系找到他？如果这样，这里的人就全都有危险，远远超出他预想的危险。

“兰德，你还好吗？”罗亚尔忧心忡忡地问。他正在将雕有叶片花纹的银瓶盖拧到墨水瓶上，这只墨水瓶厚实的玻璃外壁大概无论怎样摔都不会碎裂，但罗亚尔还是小心翼翼地拿着它，仿佛它是薄如纸片的瓷器，当然，在他的大手里，那个墨水瓶看起来的确很脆弱。“我觉得那些奶酪味道已经变了，不过你还是吃了很多。”

“我没事。”兰德说。他当然没事，奈妮薇却根本没有听他在说些什么，她从椅子上站起身，将蓝色的裙摆甩在身后，快步走过房间。随着她拥抱阴极力，用双手捂住兰德的头，兰德全身都冒起了鸡皮疙瘩，眨眼间，颤栗感涌过他的全身。这个女人从不会费力多问他一句，有时候，她肯定以为自己还是伊蒙村的乡贤，而兰德还是那个会在第二天早晨回农场去的毛头小子。

“你没有生病。”她仿佛松了一口气。腐坏的食物已经在仆人们中间引发了

各种疾病，其中一些病症相当严重，如果不是有殉道使和两仪师进行治疗，这里肯定会出现死亡。这些仆人们都不愿意把食物扔掉，浪费领主有限的财产，虽然凯苏安、奈妮薇和其他两仪师不断地告诫他们，但他们还是总把应该扔进垃圾堆的食物塞进嘴里。这时，兰德左肋下的双重伤口又传来一阵短暂的剧痛。

“伤势没有好转。”奈妮薇皱起了眉。她曾经尝试治疗那两道伤，却并不比弗林成功，而且她似乎总认为这是自己的一个人生污点。“你怎么还能站得起来？你一定疼坏了。”

“他把感觉都忽略掉了。”明面无表情地说。天哪，明肯定有不少话要唠叨他了。

“站着的时候并不比坐着更疼。”他对奈妮薇说着，温和地将她的双手从自己的头上拿开。一个简单的事实，明就是这样说的，他不能让疼痛把他变成一个囚徒。

房间大门被打开一扇，走进来一位白发老者，他瘦骨嶙峋的身上松垂着一件红蓝镶边的黄色外衣。他鞠了半个躬，不是因为无礼，实在是因为他酸痛的关节。“真龙大人，”他的声音就像生锈的铰链，“洛根大人回来了。”

洛根没有等待兰德邀请，就紧跟着那名老仆人走了进来。他是个高大的男人，黑色卷发一直垂到肩头，对于海丹人而言，他的肤色过于黝黑。女人们会觉得他很英俊，不过他身上总带着一丝黑暗的色彩。他的黑色外衣高翻领上别着银色的剑徽和金红色的龙徽，腰间挂着一把长柄佩剑，而他又在自己身上添了一样饰物——在他的肩头有一枚蓝色的圆形珐琅徽章，上面有三顶黄金王冠。这是他为自己设计的纹章吗？那名老仆人惊讶地挑起自己长长的眉毛，然后又用探询的眼神望着兰德，仿佛在问要不要让洛根先退出去。

“我想，来自安多的讯息应该是够了。”洛根说着，将黑色的骑马手套塞进剑带里，他向兰德微鞠一躬，几乎只是稍稍前倾了一下上半身。“伊兰仍然掌握着凯姆林，亚瑞米拉还围在城外，但因为她没办法阻止食物和援军输入城中，所以伊兰占据优势。不必沉着脸，我没有进城，不管怎样，黑色外衣在那里并不受欢迎，边境国人还滞留在原地。看样子，你选择不插手那里的事务是很明智的，有传闻说，那些边境国人带着十三个两仪师，还有传闻说他们在找你。巴赫尔还没有回来？”奈妮薇朝他一皱眉，紧握着辫子，从兰德身边走开了。她很赞成两仪师约缚殉道使，但绝不认同相对的约缚。

十三个两仪师在找他？他一直没有理会边境国人，因为伊兰不欢迎他的帮助，她把他的帮助称作“无理干涉”。现在他已经明白，她有权这么做，狮子王座需要由她来争取，而不是由他给予，而远离安多对于他可能也是件好事。边境

国的君王们全都被紧紧束缚在宝塔周围，毫无疑问，爱莉达依旧渴望着能够将他握在手心里。她已经将她的声明广泛传发，宣布任何人都只能经由她来接触兰德，如果她以为这样就能迫使兰德去找她，那她就是个蠢货。

“谢谢，这样就好，埃希恩。洛根大人？”兰德转头问道。这时那名老仆人带着不满的神情最后瞥了一眼洛根，才鞠躬退了出去。兰德相信，如果他下达命令，这位老人家一定会把洛根揪出去的。

“这个头衔是他生来就拥有的。”凯苏安说话的时候，并没有从刺绣箍上抬起头。她清楚洛根的去，当洛根自称转生真龙的时候，就是她帮助红宗捉住了他，还有泰姆也是一样。这时凯苏安自顾自地点点头，牵动头上的金饰一下下地跳动。“呸！一个只有一小块山地的小贵族，他的领地上到处都是直上直下的陡坡，但在他成为伪龙之后，乔韩宁王和至高王冠议会剥夺了他的领地和头衔。”

洛根的脸颊微微发热，不过他的声音依旧冷静镇定。“他们能夺走我的产业，却夺不走我的身份。”

凯苏安的注意力似乎只是集中在绣花针上，她轻笑了一声。维林的绣花针停住了，她在审视洛根，如同一只圆胖的麻雀审视一只虫子。艾丽维娅也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个人的身上。哈瑞林和安奈拉似乎只是专心在她们的游戏上。明仿佛仍然在阅读。兰德也不知道能信任洛根到何种程度，他只是必须充分利用手中的工具。“就这些吗？”洛根一走进来，罗亚尔又打开了他的墨水瓶。

“黑塔大部分成员都在阿拉多曼和伊利安活动，遵照你的命令，除了前来这里的人以外，我派出了所有约缚两仪师的人。”洛根一边说，一边走到桌旁，从碗碟中间拿起一瓶盛酒的蓝釉陶罐，向一瓶绿釉倒满了酒。这座庄园里没有几件银器。“你应该让我多带一些人过来，这里的两仪师太多了。”

兰德嗯了一声，“既然这样的结果有一部分也是你造成的，你就应该接受这种状况，其他人也同样要接受，继续。”

“多布兰和鲁拉克只要找到管辖范围超过一个村子的人，就会立刻派遣一名士兵送信过来。商人集议会宣称阿拉多曼的统治者仍然是亚撒拉姆王，却无法让他出现，也说不出来他在哪里，而且那些商人似乎恨不得把其他议员都杀光。班达艾班已经有一大半被摧毁了，其余的部分也都被控制在暴民手中。”洛根朝杯中的酒皱皱眉。“那里只有一些武装团伙能够维持一点最基本的秩序，他们向那些他们声称要保护的人勒索食物和金钱，以及他们想要的一切东西，包括女人。”约缚中突然传来一股白热的怒火，奈妮薇从喉咙里发出一阵吼声。“鲁拉克分派兵力镇压暴乱，我离开的时候，他的镇压行动已经变成了一场战争。”

洛根说到这里，闭上了嘴。

“暴徒抵抗不了艾伊尔人，如果多布兰找不到能管理那个国家的人，那么他就要负起这个责任，至少暂时是这样。”以现在最大的可能性，如果亚撒拉姆已经死了，他就必须在阿拉多曼任命全权总管，但他能任命谁？必须是一个阿拉多曼人能接受的人。

洛根长饮了一口酒，又说道：“泰姆很不高兴，因为我从黑塔中带走那么多人，又不告诉他要去哪里，我本以为他不会服从你的命令。他竭尽全力想探听出你在哪里，哦，他真是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，我看到他的眼睛里都要冒出火来了。我可不会蠢到一个人去见他，让他有机会抓住并审问我。不过他对一件事还是感到满意的，我没有带走他的任何亲信——这一点很明白地写在他的脸上。”洛根露出一丝微笑，那是阴沉的微笑，没有任何喜悦可言。“顺便说一句，现在他已经有四十一名亲信了，过去几天内，他向十几个人颁发了龙徽，而且他的‘特训班’中还有超过五十人，大多是最近刚招募的。他在计划着什么，我怀疑你不会喜欢他的计划。”

我告诉过你，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杀死他。路斯·瑟林疯狂地笑着。我告诉过你。现在已经太迟了，太迟了。

兰德愤怒地吐出一团蓝灰色的烟雾。“不要说了。”他的话既是针对洛根，也是针对路斯·瑟林。“泰姆营建起黑塔，让它的成员数量足可以匹敌白塔，而且每天都在壮大。如果依你所说，他是暗黑之友，他为什么又要这样做？”

洛根直视着他的眼睛。“因为他无法阻止这一切。根据我听到的传闻，从黑塔初建时起，能够使用神行术的人就有些不愿依附在泰姆脚下。他没有理由垄断全部的征兵工作，但他的确在黑塔之内藏匿着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塔。那个塔中的人都效忠于他，而不是你。他修改了逃兵名单，并为他‘无意中犯下的错误’表示道歉。但你完全可以相信，你的名单完全正确。”

洛根又有多少忠心？如果一个伪龙不愿意追随转生真龙，那么另一个伪龙又为什么愿意这样做？洛根有着比泰姆更充足的理由，作为伪龙，他比泰姆更有名，更成功。他召集了一支军队，横扫海丹，在向提尔进军的路途中几乎到达了卢加德，半数已知的世界都在洛根的名字下颤抖。而当马瑞姆·泰姆控制黑塔的时候，洛根只是一名殉道使。明还是能在他身上看到代表荣耀的光晕，只是她始终不曾看到洛根是如何赢得这份荣耀的。

兰德从嘴里拿下烟斗，烟锅将他带着苍鹭烙印的手掌烫得发痛，他一定是在无意中很用力地抽了几口烟。这件事麻烦的是，泰姆和洛根还不能算大问题，只能等到以后再解决，他们是他手中的工具。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

稳：“泰姆让他们的名字从名单上被划去，这才是重要的。如果他真的徇私偏袒，我有时间的时候自然会处理这件事，但霄辰人必须首先解决，也许还有末日战争。”

“如果他徇私？”洛根猛地将杯子掼在桌面上，杯子立刻四分五裂，酒水洒了一桌，又从桌沿滴下来。他黑着脸在外衣上擦净手掌。“你以为这都是我的想象？”他的声音变得愈来愈暴烈，“还是说我在编故事？你认为我在嫉妒他，亚瑟？你是这样想的吗？”

“听我说。”兰德提高声音，以压过隆隆的雷声。

“我告诉过你，我希望你和你穿黑衣的朋友对我、我的朋友和我的客人要保持言行礼貌。”凯苏安严肃地说，“而现在我决定，你们彼此之间也要举止得当。”她还在盯着刺绣箍，但她就好像正在他们的鼻子前面摇晃一根手指。“至少我在场的时候必须如此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们继续吵闹下去，我就必须打你们两个的屁股了。”哈瑞林和安奈伦同时大笑起来，甚至连手上的翻绳都缠成了一团。奈妮薇也笑了，不过她至少懂得用手把嘴遮住。光明啊，就连明都在微笑！

洛根毛发倒竖，下巴上的肌肉隆起，兰德甚至怀疑自己听到他牙齿磨砺的声音。兰德竭力不让自己也流露出愤怒的样子。凯苏安和她该死的规矩，兰德想让她成为自己的资政就必须接受的条件，她总是装作这些都出于她的要求，而且不时还会加上新的规矩。这些规矩并非有多么繁复和不近人情，但它们总是像苍蝇一样围绕在他身边，还会被凯苏安一遍遍提起，就好像她在用尖利的棒子不断戳他。兰德张开嘴，想要告诉凯苏安，他不会再遵守她那些规矩了，他们之间的合作完了——如果他必须如此的话。

“泰姆很可能要等到最后战争的时候再解决了，无论他打算干什么。”维林突然说。她的刺绣放在膝头，上面的图案是看不出形状的一团，可能是任何一样东西。“那场战争很快就要到了。根据我听到的一切讯息，迹象已经相当明显了。半数仆人都在走廊里遇到了死人，他们认识那些人，这种事已经发生得太频繁，现在他们都不再害怕了。有十几个人在赶着牛去春季牧场的时候，亲眼看见北边有一座颇具规模的城镇消融成烟雾。”

凯苏安抬起头，盯着那个矮胖的两仪师。“感谢你把昨天告诉过我们的事情再重复一遍，维林。”维林眨眨眼，然后又拿起她的刺绣箍，朝它皱着眉，仿佛她自己也不知道那上面的图案到底是什么。

明看着兰德的眼睛，缓缓地摇摇头。兰德叹了口气，约缚中传来气恼和警戒，兰德怀疑后面那种情绪是对他的警告，有时候，明仿佛能读懂他的心思。好吧，明说过他需要凯苏安，那么他就真的需要她。他只想知道，除了让他咬牙之

外，这个两仪师还会教给他什么。

“给我建议，凯苏安，你对我的计划有什么看法？”

“这孩子终于知道问人了。”她喃喃地说着，把刺绣放在身边的缝纫篮里，“他的全部计划都在运转，至少其中还有一些计划没瞒着我，现在，他终于问我了。很好，你与霄辰人的和议是不会受到欢迎的。”

“是停战协议。”兰德打断她，“一个和转生真龙签订的条约只会在转生真龙活着的时候有效。等我死了，所有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与霄辰人开战。”

明把书摔到桌上，双臂抱胸。“不许你这样说！”她的脸因为气愤而涨得通红，约缚中却传来了畏惧。

“你的预言，明。”兰德伤心地说。不是为了自己伤心，而是为她；他想保护她，她、伊兰和艾玲达，但他最终还是伤害她们。

“我说了，不许你这样说！预言没有说你必须去死！我不会让你去死，兰德·亚瑟！伊兰、艾玲达还有我不会让你死！”她瞪着艾丽维娅。在她看到的幻象中，正是这名前罪奴会加速兰德死亡。明的双手开始沿着手臂向下滑，朝袖口靠近。

“别这样，明。”兰德说道。她的双手急忙离开袖口，但还是紧咬着牙，约缚中突然充满了倔强。光明啊，他是不是要开始担心明会杀死艾丽维娅了？明应该不会成功的，朝这名霄辰女子掷匕首就好像朝两仪师掷匕首，而且明还可能让自己受伤。除了战斗编织以外，他不知道艾丽维娅还会什么编织。

“不会受欢迎，我说过了。”凯苏安提高声音，坚定地说。她朝明皱了一下眉，又将注意力转回兰德身上，她的面孔平静从容，正是两仪师应有的样子，但她的黑眼睛却异常刚硬，如同两块抛光的宝石。“特别是在塔拉朋、阿玛迪西亚和阿特拉，其他国家也不会希望这样。如果你同意让霄辰人占据他们已经攻陷的土地，那么下一步你又会割让哪些土地给他们？这将是大多数统治者的疑问。”

兰德坐回椅子上，伸长双腿，脚踝交叠在一起。“这与它是否受欢迎无关。我曾在提尔走进那里的特法器门，凯苏安，你知道那件特法器吗？”凯苏安不耐烦地点着头，让她的黄金饰品也随之跳动。“我向埃斐英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‘我该如何赢得最后战争？’”

“这是个危险的问题。”凯苏安低声说，“它是与暗影相关的，你得到的结果很可能不会是什么好事。那个答案是什么？”

“北方和东方必须结为一体，西方和南方必须结为一体，这两者必须结为一体。”兰德吹出一个烟圈，又让一个新的烟圈飞进正在变大的旧烟圈里。这并不

是全部的答案，他问的是如何取胜并活下来，答案的后一部分是“要活下来，你就必须死”。他并不打算这么快就把这样的话在明面前说出来，现在他只会把这句话告诉艾丽维娅。不管怎样，他必须先搞清楚该如何通过死亡活下来。“一开始，我以为这意味着我必须征服所有地方，但这并不是他们的意思。这个答案会不会是让霄辰人控制西方和南方？就像你刚刚说的，他们已经攻占了那些土地。我们需要盟友来应对最后战争，霄辰人是否能和其他人一样，也成为我们的盟友？”

“只是有可能的，”凯苏安表示了同意，“但如果你打算制订这份……条约……你为什么又要大规模派遣军队前往阿拉多曼，又扩充伊利安的驻军规模？”

“因为末日战争就要到了，凯苏安，我不能同时与暗影和霄辰人作战。我会签订条约，或者不惜一切代价粉碎他们。预言说我必须将九月之女与我绑在一起，我在几天以前才明白这其中的意思。只要巴歇尔回来，我就会知道能在何时何地，与九月之女相遇。现在唯一的问题是，我该如何绑住她，那时她必须回答我的这个问题。”

兰德以最现实的口吻陈述着，偶尔稍作停顿，吐出一个烟圈。房间里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。罗亚尔飞快地写着，不放过每一个字。哈瑞林和安奈拉继续着她们的游戏，当然，她们随时都会跳起枪矛之舞。艾丽维娅用力点着头，无疑是希望彻底打垮那些给她戴了五百年罪铐的人。洛根已经找到另一只杯子，将酒罐中的最后一点残酒都倒了进去，但他只是拿着杯子，并没有喝，脸上是一副无法解读的表情。维林现在转而专注地审视兰德。但光明在上，为什么明会有深入骨髓的哀伤？还有凯苏安……

“只要敲击足够凶猛，石头也会碎裂。”凯苏安说道。她的脸上只有两仪师冷静面具。“钢铁同样会碎。橡树与风对抗，难免折断；柳树则随风摇曳，从而生存下来。”

“柳树不会赢得末日战争。”兰德对她说。

屋门再次被打开，埃希恩跑进来。“真龙大人，有三位巨森灵来访，得知罗亚尔先生在这里，他们非常高兴，其中一位正是他的母亲。”

“我妈妈？”罗亚尔尖叫了一声，那声音就如同大风吹过深邃的洞穴，他跳起来，把沉重的木椅也撞倒在地。他的耳朵不停地抖动着，头转来转去，仿佛在找一条路，能够不经过门口就从这个房间里逃出去。“我该怎么办，兰德？另外两个一定是哈曼长老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“科芙芮夫人说，她急于见到您，罗亚尔先生。”埃希恩用那种尖利又沙哑的

声音说道，“她非常着急，他们全都被雨水淋湿了，但科芙芮夫人坚持要在楼上的巨森灵起居室内等您。”

“我该怎么办，兰德？”

“你说过，你想和伊莉丝结婚。”兰德尽可能用和缓的语气说道。除了对明以外，他对任何人都很难让语气温柔下来。

“但我的书呢？我的笔记还没有完成，我还要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，伊莉丝一定会带我回曹福聚落的。”

“哎！”凯苏安又拿起刺绣箍，以灵巧的动作让绣针在丝布上下穿梭，她绣的是古代两仪师徽记——龙牙和塔瓦隆之焰拼合成一个完整的圆形，黑与白被一道蜿蜒的界线分开。“去见你的母亲，罗亚尔，如果她真的是科芙芮，伊拉之子，菘格之孙，那么让她等你可绝对不是明智之举。我想，这一点你也知道。”

凯苏安的话对罗亚尔来说就像是一个命令，他开始再次擦拭钢笔，盖好墨水瓶，但他每一个动作都很缓慢，耳朵也垂了下来，不时还能听到他发出一声低弱又悲哀的呻吟。“我的书！”

“那么，”维林一边说，一边举起刺绣箍仔细端详，“我想，我在这里能做的事都已经做了，我想去找托马斯了。下雨的时候，他的膝盖总是会痛，但他甚至都不会告诉我。”她朝窗户瞥了一眼，“雨好像小一些了。”

“我想，我要去找岚了。”奈妮薇说着，拢起了裙摆，“他身边还是有个人会好些。”然后她又猛拉了一下鞭子，瞪了一眼艾丽维娅和洛根。“风告诉我，风暴就要来了。兰德，你知道，我指的不是天气。”

“最后战争？”兰德问，“还有多久？”奈妮薇有听风的能力，她能判断一小时之后会落下的雨水，但她的能力也只是局限在天气范畴。

“也许快了，我不知道。记住，风暴就要来了，一场恐怖的风暴。”头顶上方，滚滚沉雷正在接连不断地响起。